

李叔同

家族



人生管见  
真与幻

田 涛  
— 著

休管人生幻与真

李叔同

家族

田  
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 / 田涛著.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3-2432-8

I. ①休… II. ①田… III. ①叔同(1880—1942)—家族—研究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8690 号



传记文库

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

田涛 著

策 划：彭明哲

责任编辑：杨英瑜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660mm×970mm 1/16

印 张：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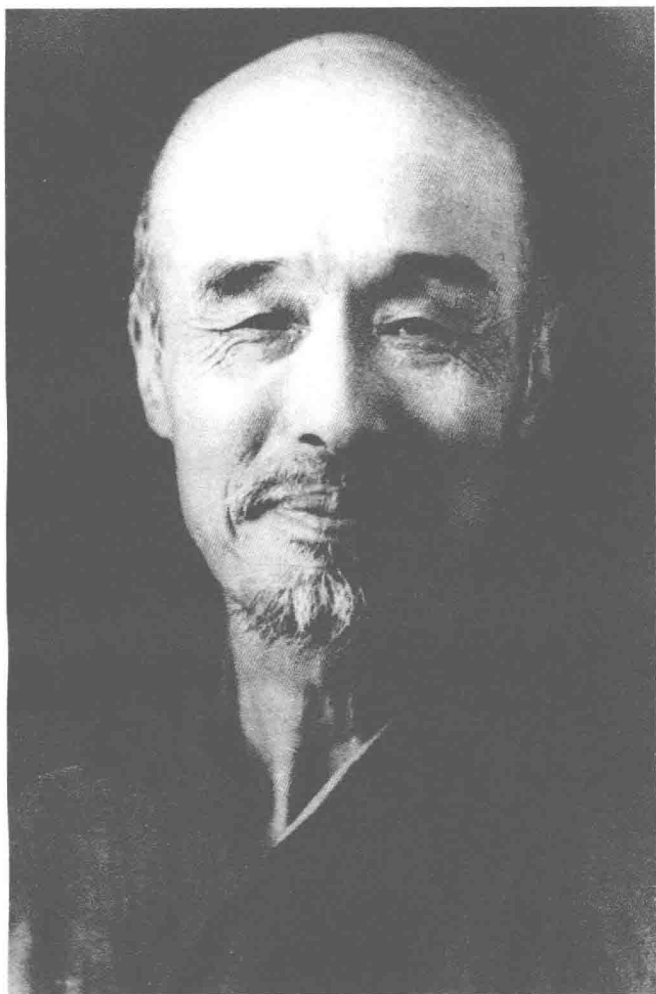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432-8

定 价：4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李叔同

## 前 言

天津海河东路与滨海路交口处，坐落着一处“田”字形格局的青灰色院落，在周边建筑色彩的衬托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味，这里就是李叔同——弘一大师家族的故居。

故居所在的位置，临近海河的起点，也是天津城市的起点。南运河和北运河在这里交汇成海河，故被称为三岔河口。至晚从元代开始，这里就成为漕运和海运在北方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万商辐辏的繁盛之区。与历史上的三岔河口相比较，今天的三河交汇之处向北略有推移。

李叔同家族的故居，位于这一段海河的东岸。往北的河面上，距离最近的是用大小石狮装饰的狮子林桥，再远一点是彩虹式的金刚桥，还可以看到跨河而立的摩天轮——天津之眼——已被看作当代天津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往南则是金汤桥。对岸则是天津著名的古文化街旅游区。

不过，在一百多年前的1880年代初，这里的面貌有很大不同。从李家大院的后门出来，海河岸边向北不远处，是望海楼天主堂，这座哥特式建筑是天主教在当地建立的第一处教堂，但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被焚毁，直

到 1897 年才得以重建。当然，今天所能看到的已经是义和团运动后再次重建的结果。东北方向，视野里可见高达五层的镇海楼，这座形如宝塔的建筑，由李鸿章修建，用作军事瞭望之用。镇海楼下面，是顺治年间始建的大悲禅院，当地最大的佛教寺院，后来还设有一处弘一法师纪念堂。在海河的河面上，狮子林桥还不存在，金刚桥、金汤桥所在的位置，都是用木船连缀而成的浮桥，前面的一处叫窑洼浮桥，后面的一处因为位于天津城的东门外，被称为东浮桥，这两处浮桥和天津城北门外的钞关浮桥及多处渡口，是联结天津城内外的重要通道。在海河两岸，除了来往的各色车马人群，时而也可见从河中汲水的挑水工。河面上大小不等的商船中，也有穿梭其间的渔船和小火轮船，码头上正在卸载的货物堆积如山。海河的对岸，可以看到始建于元代的天妃宫，也就是天后宫，和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玉皇阁，以及两处庙宇上空缭绕不断的袅袅青烟，前者护佑着海上航行的安全，后者则是当地最大的一座道观。在天后宫两侧排开的，是繁盛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今天的古文化街，沸腾的市声可能会传到海河的这一边。不远处，连接天津城区和紫竹林租界的马路正在修建，还可以看到高耸的城墙、城门和角楼，以及城中心的鼓楼。

回到李叔同故居。

根据李家后人回忆，李家的住宅早先是河东地藏庵前的一处三合院，有北、东、西房各三间，北房后面有一个只有三间灰土房的小后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个院落。李世珍 60 多岁后——一种说法是在 1883 年，在距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粮店后街购买了一所大宅院，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李叔同故居的前身。当年的粮店后街紧邻海河，是一条与河岸并行的南北向街道，今天已不复存在。

当年李家的宅院呈正方形，西到东、北到南各有十间房的长度，分成四个院，院内除了家人的居所之外，还有柜房、客厅、门房、中书房、客房、下房等等。重建的故居，再现了当年这所宅院的格局。

故居的大门上高挂着“进士第”的匾额，这是大院主人李世珍身份的标

识。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同治四年即 1865 年进士，“进士第”三个字是当年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的手书。在李世珍生前，作为在天津社会颇有影响的领袖式人物，他与这位晚清重臣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拾阶而上，走进朱红色的大门，是故居的前院。左侧的一处院内，坐东朝西的五间房，是李家的桐达钱庄。所谓桐者，荣也，达者，通也，李家“桐达”字号当由此而来。在 19 世纪的天津，李家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桐达钱庄是当年天津颇有名气的一家钱庄，经营颇为成功，在上海等地还开设了分号，有自己的商业网络，也为其他天津盐商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李叔同的家族也因此被称为“桐达李家”。此外，在天津繁华的宫北大街，据说李家也开有一处名为“桐兴茂”的钱铺。

坐西朝东的五间房，是李家的会客之所，李世珍将其命名为“存朴堂”。当年的“存朴堂”匾额，是李世珍亲笔书写，金底蓝字，高悬于客厅的正中。今天的“存朴堂”三个字，则是天津书法大家王学仲的手笔。这存朴堂广为人知，以至于当时的李家在天津被称为“存朴堂李筱楼家”——李世珍字筱楼，以字行世。在存朴堂外抱柱上，刻着清人刘文定的诗句——刘文定即江苏武进人刘纶，乾隆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以生活清简、处世端谨而著称，去世后谥号文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下联是“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莫求人”。多年以后，弘一大师回忆幼年在家中受教的情形时，还提到过这副联句。

这个院落的三间北房，则是李家的佛堂。

在前院的右侧，还有三间坐东朝西的中书房，这是李世珍的书房，也是李叔同与其仲兄李文熙曾经读书的地方。

这座宅院“田”字形格局的中间，是一处周围插有竹篱形成的小花园，八角门上挂着一块黄底绿字的长方形小匾，名曰“意园”。当年的“意园”二字为李世珍亲笔，并写有建园年月和缘起。“意园”的前面，是由竹竿插成的菱形篱笆，园内种植了葡萄、藤萝和牵牛花等，布置有修竹盆景。

“意园”的对面，是一处高台阶的洋书房，书房里有中式木床和书橱，窗

为两层玻璃门一层纱门，格局讲究，据说是李叔同 1911 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建起来的。书房内放置一架钢琴，是奥地利驻津领事送给李文熙的。义和团运动后，天津增设了奥国租界，李家这所宅院正位于奥国租界范围内。李家后人称，李叔同曾经在洋书房内挂过他的两幅油画作品，一幅是女子的头像，一幅是一个游泳的裸女。现在，这里挂的则是一幅名为《静物》的画，据说是李叔同 1911 年在这间书房中完成的作品。

“意园”与后院之间，有一道游廊相通。当年后院有金鱼缸、荷花缸、山石盆景、石榴树等，可见宅院主人的生活趣味。李家成员分别居住在后院不同的院落，按照李家人的回忆，早年后院还设有宗祠。

到了现代，这里已经被辟为一处闹中取静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前大石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几个大字。纪念馆内李家故居大门前，新建了一处雅致的园林，设有一处纪念亭，亭内是高 2.7 米的弘一法师紫铜塑像。塑像身后的汉白玉影壁上，刻有弘一大师为其父亲诞辰 120 周年书写的《佛说阿弥陀佛经》——这是弘一大师一生最重要的书法作品。

李叔同——弘一大师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天津度过，但海河岸边的这所故居，是李叔同人生最初的起点。他在天津诞生和成长，将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影像永远留在了这处宅院，在这里，他还建立了自己俗世界的家庭，他的后人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换句话说，这里是李叔同——弘一大师的根脉所在，它寄托了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人生情感，也是他的家族命运的历史见证。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家族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是进士出身，居官吏部主事，一生秉持儒家的生活伦理，以理学修身养性；与此同时，他也投身盐业和银钱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金钱的支持下，李世珍还在当地举办了广为人知的慈善事业，并因此赢得了社会名望，被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在那个时代，李世珍属于天津社会的领袖式人物。

李世珍的晚年，是桐达李家最兴盛的时代。不过，他去世二十多年后，在清末多事之秋，李家失去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在社会变动的巨流中逐渐趋于式微。虽然桐达李家的招牌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但最终仍不免零落。在某种意义上，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这个家族的声誉随之渐渐逝去。

李世珍只是一位地方性名人，他的影响力局限在 19 世纪的天津。让桐达李家的故事走出天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受到关注的，则是由于李叔同。如果没有李叔同，李家的故事可能不会再被讲述，像同时代其他诸多家族一样，永远被历史尘封。李叔同——弘一大师的出现，不仅为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桐达李家的名号得到了无限的延续。

李叔同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从少年到青年，他从一位家境优越、爱好广泛的天津世家子弟，成长为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海上文人；之后又留学东瀛，投身西洋音乐、美术、话剧，成为西洋艺术引入中国的前驱；及至中年，他又变而为庄重肃穆、洗尽铅华、桃李天下的学校教师；出家之后，再变为戒律精严、造诣高深、备受敬仰的一代佛学宗师。文人、艺术家、高僧，李叔同身份与角色的多重变换，使他成为广受关注的近代文化人物之一。

有关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介绍和研究，目前已经十分丰富。本书从家族的角度观照李叔同的人生，一方面是希望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有关李叔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多元的角度来认识李叔同。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使一个家族的历史走向往往与社会变迁呈现出一致性，社会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而家族的兴衰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本书的立意是从李叔同家族的命运来观照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同时也从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来观照李叔同家族的历史。虽然李叔同是本书的主要人物，但桐达李家的几代人同样牵涉在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桐达李家，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多，大多是李家后人的记载或回忆，与事实或不免有出入，作者的取舍也未必完全合理，敬请读者注意。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引言：虎跑断尘缘····· | 1  |
| 一 桐达李家 ·····  | 9  |
| 寄籍津沽·····     | 9  |
| 进士出身的盐商·····  | 13 |
| 粮店后街李善人·····  | 23 |
| 二 裂变年代 ·····  | 30 |
| 父业的继承人·····   | 30 |
| 无可挽回的衰落·····  | 38 |
| 母子情深·····     | 43 |
| 兄弟之间·····     | 50 |
| 三 门风与世风 ····· | 56 |
| 存朴堂遗风·····    | 56 |
| 世家子弟·····     | 64 |
| 海上文人·····     | 70 |
| 蔡元培是他的老师····· | 78 |
| 旧路已走不通·····   | 86 |

|   |                     |     |
|---|---------------------|-----|
| 四 | 国粹与西洋艺术 .....       | 95  |
|   | 诗词、书法与篆刻 .....      | 95  |
|   | 寄情国粹的背后 .....       | 103 |
|   | 长亭外，古道边 .....       | 108 |
|   | 清国人志于洋画 .....       | 118 |
|   | 茶花女遗事 .....         | 129 |
|   | 艺术熏陶生活 .....        | 139 |
| 五 | 一半勾留是此湖 .....       | 150 |
|   | 二次南迁 .....          | 150 |
|   | 杭州的文人们 .....        | 155 |
|   | 我们的李先生 .....        | 163 |
|   | 一友二弟子 .....         | 171 |
|   | 能婴儿乎 .....          | 180 |
|   | 一层一层走上去 .....       | 190 |
| 六 | 佛门苦旅 .....          | 198 |
|   | 一介云游僧 .....         | 198 |
|   | 出世精神 .....          | 207 |
|   | 律学宗师 .....          | 216 |
|   | 僧界与俗界 .....         | 223 |
|   | 闽南岁月 .....          | 233 |
|   | 人生之最后：悲欣交集 .....    | 243 |
| 七 | 不能忘却的家族 .....       | 256 |
|   | 亲情的平淡延续 .....       | 256 |
|   | 两代人之间 .....         | 263 |
|   | 后人点滴 .....          | 270 |
|   | 附录一：李叔同家族世系简表 ..... | 275 |
|   | 附录二：李叔同年表 .....     | 276 |
|   | 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 .....    | 279 |

## 引言：虎跑断尘缘

杭州西湖南隅的大慈山下，有一处千年佛教名刹，称作虎跑寺。这座寺院原名叫定慧寺，始建于唐代，宋代改名法云祖塔院，苏东坡写有《重游祖塔院》一诗，惹得历代文人墨客步其后尘，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章。元朝恢复原名，明代和清代又屡有改建、扩建，使这座寺院历千年风雨而不废。它的名声虽然不如同在西湖边的灵隐寺、净慈寺那样大，但此地四周群峰环峙，丛林莽莽，溪流淙淙，环境十分清幽，确是一处隔尘离俗、发愿修行的好去处。

虎跑以泉得名，泉名则得自“虎移泉眼”的传说。明朝宋濂在《虎跑泉铭》序中说：“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性空大师来游兹山，乐其灵气盘郁，栖禅其中。寻以无水，将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师之来，我等檄惠者甚大，奈何弃去？南岳童子旋当遣二虎来移，师无忧也。’翌日，果见二虎跑山出泉，甘冽胜常。”这二虎跑山而得的泉水甘冽醇厚，品质极佳，名气仅次于镇江的金山泉和无锡的惠泉，素有“天下第三泉”之称。寺以泉兴，泉在寺中，久而久之，定慧寺的原名倒不为人注意，虎跑寺的称呼却流传了下来。

正是在这里，俗世界的李叔同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中的弘一法师，为他自己的人生划了一道分界，也与他世俗家族的命运做了诀别。

1918年的7月1日清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平静的校园里起了一阵骚动，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哄传着：“李叔同先生真的做和尚去了。”

后来的研究说，李叔同入山的日子，就在此前一天的6月30日。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所学校任教了七个年头。

为了这一天，李叔同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提前结束了课程，进行了考试，辞去了教职。他把平生所作的油画送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所刻所藏印章送给杭州西泠印社，笔砚碑帖送给了书画家周承德，衣服、书籍等赠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同在浙一师任教的好友夏丐尊也得到了部分物品。

出家为僧在李叔同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

早在1917年1月18日，李叔同在写给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这年春节刚过，他就到了虎跑寺——这里距离他所任教的浙一师并不远，习静一个月才回到学校。

10月间，李叔同又到虎跑寺拜谒了一位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这一年，李叔同的案头摆上了《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书，房间里供起了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佛像，房间里天天烧着香，板凳上也设了蒲团。

1918年寒假，李叔同又去了虎跑寺过年。也许真是一种机缘，在那里，他正好目睹了江苏溧阳人彭逊之的出家过程。对于李叔同，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就在这个寒假中（191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他拜了悟法师为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演音，号弘一。不久，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另一封信中说：

“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不佞所藏之书物，近

日已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李叔同没有等到第二年。二十余年后，弘一法师圆寂不久，他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丰子恺回忆说：

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按：李叔同的日本画家朋友，当时在杭州西湖写生）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

丰子恺简单记述了李叔同的出家过程：

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怀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的好友夏丐尊记述称：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月以

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着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弘一法师之出家》）

曾为浙一师学生的石有纪在《怀弘一法师》一文中，也记述了李叔同出家当日的情形：

他叫他自己的一个老当差，于晨光熹微之中，挑了两件简单的行李，一直从学校（杭州贡院）出涌金门，经净慈寺，到近虎跑仅仅半里路的地方，他叫老当差停住了步，开起箱子，披上袈裟，穿上草鞋，老当差呆呆地望着他说：“李先生，你做什么！”他却回答道：“不是李先生，你看错了。”于是自己肩上行李，如飞地跑进了虎跑寺，一任老当差在后面哭喊！

当时为李叔同事的姜丹书称：

入山之日，未破晓即行，故余等清晨赴校送行，已不及，仅一校役名闻玉者，捐一行李萧然随行。及至虎跑寺后，上人易法服，便自认为小僧，称闻玉曰居士，坐闻玉，茶闻玉，顿时比在校中，主宾易位，已使闻玉坐立不安。少顷跣足著草鞋打扫陋室，闻玉欲代之，不可；自捐铺板架床，闻玉强请代之，又不可；闻玉乃感泣不可仰视，上人反安慰之，速其返校。闻玉徘徊不忍去，向晚，始痛哭而别云。（《追忆弘一大师》）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也描写了同样的场景。他说：李叔同出家前，“语相契者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爱。’众度其意不可挽，相对泫然。忽一友问曰：‘君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曰：‘无所为。’曰：‘忍抛骨肉耶？’曰：‘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翌日破

晓，遂孑然长往矣。一校役名闻玉者送师至寺。师易缁衣后，尊闻玉曰居士，逊之坐。师自扫除居室，玉欲代之，不可。师自支板为床，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仰，师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迟之又久，乃痛哭而回。”

啸月提到的这位与李叔同对话的友人是姜丹书。弘一大师后来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历》一文，叙述自己出家过程称：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祥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大师又说到此后入山和落发的大致经过：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丐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1918年8月16日，李叔同入山一个半月后，在了悟和尚的主持下，正式实施了剃度仪式。10月17日，李叔同在著名的西湖灵隐寺由慧明法师开堂秉受具足戒——这是对出家人生活细节严格而繁复的规定。至此，名噪一时的艺术教育家李叔同正式落发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这一年，李叔同38岁。

李叔同青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钱塘道道尹的天津人王仁安，在他落发为僧之际，曾应邀到虎跑寺与李叔同相见。事后，王赋诗两首，记述了当时的感受：

步步弯环步步奇，常愁路有不通时。  
却怜叠嶂层峦处，一曲羊肠到始知。  
兴来寻友坐深山，竹院逢僧半日闲。  
归到清波门外路，又将尘梦落人间。

正如虎跑寺前蜿蜒的石板路不知要伸向何处，谁也没有料到李叔同的人生竟是这样的归宿。

在夏丏尊所获李叔同的赠品中，有一件题名为《前尘影事》的卷轴，是李叔同早年出入于声色场时，诗妓朱慧百、李苹香所赠的书画扇页。夏后来请李叔同的友人、书画家陈师曾和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李叔同共事的王澐分别为之题词。陈师曾系陈三立之子，也是大学者陈寅恪之兄，是一位颇有艺术造诣的画家，民国初年曾在多所学校教授国画。陈题词曰：

象管留春，麝煤记月，犹觉幽香盈把。为忆当时江左风流游冶。凭剩稿齐擅才名，访歌管首询声价。恰双双蛱蝶飞来，粉痕低映翠屏亚。

尘缘顿空，逝水谁识，春风半面，马樱花下。重展冰绡，絮影分明如画。怅今日，劳燕西东，更说甚紫娇红姹。好丹青付与知者，草鞋同样挂。